



中国孩子
Chinese Children

井里的天空

黄蓓佳 著

1924

梅香

梅香

纯真善良的
“大小姐”

作家出版社

梅 香

1924

井里的天空

黃蓓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香 1924: 井里的天空 / 黄蓓佳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1

(中国孩子)

ISBN 978-7-5063-9069-9

I. ①梅…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177580 号

中国孩子: 梅香 1924 · 井里的天空

作 者: 黄蓓佳

责任编辑: 左 晔 邢宝丹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 × 193

字 数: 110 千

印 张: 6.75

印 数: 001-15000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69-9

定 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924



目 录

一	墙头上的猫咪	1
二	隔壁院里的童养媳	13
三	挑水工呆小二	29
四	呆小二从井底吊上了水桶	43
五	童养媳秀秀被打了	55
六	端午节的粽子长了腿	66
七	梅香和秀秀在井台上	72
八	爹爹带梅香考学堂	78
九	穿雪纺绸衫的芸姨	86
十	梅香的心思	92
十一	娘怀上的小弟弟又没了	101

十二	江南梅雨时	106
十三	梅香得了一个洋娃娃	114
十四	在裁缝铺子里	123
十五	秀秀闯下了大祸	131
十六	梅香要把秀秀藏起来	141
十七	被碎石头填起来的井	150
十八	馋嘴猫咪偷吃了蛴蛴	155
十九	老媒婆上门	163
二十	跟着老太太去给爹相亲	171
二十一	放学之后	181
二十二	新娘家送来了嫁妆	192
二十三	逃跑的爹爹和一地薄霜	204

1924



Chinese Children

一 墙头上的猫咪

1

9



2

4

梅香把一碗香喷喷的鱼汤拌饭端在手里，一只脚刚蹬上斜靠在墙脚下的木梯，眼尖的余妈就掀开晾在天井里的湿漉漉的被单，探出一张酒酿饼一样又扁又圆的面孔，压着嗓门吼起来：“梅香啊！梅香啊！你又在爬墙上树啊！”

梅香笑嘻嘻地回头，用手指戳一戳余妈，做了一个“噤声”的示意。

梅香不怕余妈，这个打小儿奶大了她又抱大了她的胖妈妈，把她含在嘴巴里疼着还嫌不够呢，吼她不过是怕她摔着。

余妈龇牙咧嘴地跺着小脚：“还不下来？不下来我叫你太去啦！”

太是梅香的曾祖母，生起气来，把脸庞皱成一颗核桃，把没了牙的嘴巴瘪成一条细细的缝，用手里的黄杨木拐杖“咄咄”敲桌脚的时候，梅香还是有点儿畏惧的。

可是余妈不会去喊太，她怎么舍得梅香被骂呢？梅香吃准了余妈的虚张声势。

“我不上去，黄黄饿死了你赔不赔？”梅香说着，一只手端饭碗，一只手扶梯子，小猴子般利索地噌噌往上爬。

木梯子长年累月靠在院墙上，风吹日晒，蒙了厚厚一层灰，衣服蹭上去，黑的能蹭出白，白的又会蹭出黑。梅香身上的浅紫色绉纱阔腿裤，扫帚一样“窸窣”地扫着木梯上的灰尘，两个裤脚眨眼间污成了深紫色。余妈心疼地看着，嘴里啧啧不停。

“祖宗啊，你可小心啊。”她叮嘱着，一扭一扭地倒腾着一双粽子大小的脚，匆忙地赶上前，两手抓紧了木梯，头仰着，嘴巴张着，心惊胆战地盯住梅香的后脚跟。

梅香的长辈们余妈，太，娘，都是小脚，所以她们都没有爬过木梯，她们都把高耸笔直的木梯当作老虎，会吃人不说，吓都能吓死个人。梅香跟她们不一样，她是天足，肥肥厚厚的一双大脚，爬墙上树样样都利索。有时候梅香会仗着这点优势肆无忌惮，像男孩子一样顽

皮，任性。

太常为这事敲着黄杨木拐杖数落梅香的爹和娘：“惯哦，惯哦，惯成个野猫子，看将来嫁到哪家去？”

娘不敢说话。爹也不敢多说，搓搓手，嘿嘿地笑，喉咙里咕哝一声：“时代不一样了啊。”

可不是嘛，城里的小学校都开始招收女学生了，她们穿一模一样的青布上衣，黑裙子，白袜黑鞋，齐颈的短发，额前一排雨帘儿似的刘海，背着花布书包，手挽手地往学校里走，可神气呢！爹已经跟娘商量过，过了这个暑假，要把梅香从私塾里转出来，转到会教算术和地理的国立青阳小学去。

梅香灵巧地从梯子上翻身跨到了墙头上。墙的另一边是一小块延伸出去的平台，五尺见方吧，听说太爷当年建这院子的时候打算在平台上砌个角楼，里面挂上一串铜风铃，风一吹过来，铃儿会丁零当啷响，远近人家都能听得见，有意思。太爷也是个喜欢经常翻新花样的人。结果风水先生来看了，说不妥，角楼挡住了紫气东来，于子孙不利。如今这平台上就成了冬落雪夏长草的荒废地。前几天黄黄在太屋里磨爪子，不留神指尖钩坏了太的一只绣着鸳鸯戏水图的缎子椅垫，太拿拐杖打了

黄黄两下。也不算太重，太的力气能有多大呢？可是黄黄气性大，一家伙蹿上墙头，把平台认作家，死活都不肯下来了。梅香每天爬到平台上给它送吃的。太不让她送，太很气愤地说：“让它饿！我倒要看看它气性有多大。”梅香却不舍得让黄黄饿。余妈说了，黄黄已经怀上小猫崽子，要当妈妈了。谁也不能心狠到把妈妈和儿女都饿死。

梅香跨坐在墙头上，捡一块碎瓦片敲着碗：“黄黄！黄黄！饭来啦！”

黄黄不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平台上长着青灰色的瓦楞草，细细的狗尾巴草，叶片像一串串小铜钱样的蛇果草。还有一种茎秆带毛刺的草，顶端开着小紫花，一嘟噜一嘟噜地摇摆着。小虫子们不怕晒，忙忙碌碌地在草丛里进出，昂着脑袋从这里窜出来，又撅着屁股从那里钻进去，弄出窸窣的细碎声，也不知道捣鼓些什么。虫子们大都是灰白色的，有的光身子，有的长了小翅膀，会飞，但是飞不远。偶尔也能见到一两只红甲虫，亮闪闪的身体，翅膀半开不开，爬动的速度很快，像是借了翅膀在盘旋。

女孩子们见了虫子总要大惊小怪地叫，梅香却不然，

她能够守着虫子一蹲老半天，看它们如何吐唾沫，如何拉屎，如何把食物搬进墙缝里。有时候她心疼它们搬运得太辛苦，就拿根草棍，帮着它们把食物往前赶。可惜虫子们总是不领情，一见草棍伸过去，就慌慌张张地逃走了，以为梅香是杀手。

黄黄这家伙肯定把小便撒在了草丛里，太阳一晒，平台上就飘出来一阵阵的猫尿味，酸酸的，臊臊的，冲得梅香直想打喷嚏。

“死黄黄！都不知道讲卫生。”梅香拿手背捂住了鼻子，心里有点儿恨铁不成钢。

这家伙去哪儿了？它是不是嫌梅香送饭送晚了，自己出门打食了？梅香在院子里见到过带血的鸟毛，余妈说那是黄黄打的活食，猫咪是天生会给自己打食的。

“梅香你下来，小心太过来拿拐杖揍你！”余妈在下面吓唬她。

梅香不听，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鼻头，往四下的屋顶张望，一边瓮声瓮气地呼唤：“黄黄！黄黄！”

“轻点儿声！真要让你太听见啊？”余妈替她急。

“黄黄哪儿去啦？”梅香不在乎猫尿臊了，放下捏鼻头的手，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余妈仰脸指挥：“你放着那碗，等下它肚子饿了，自然会找过来。”

“太阳多大啊，饭会晒馊的。”梅香伤心地坐在墙头上。

“馊就馊呗，猫怕什么馊？又不是人。”余妈哭笑不得。

“你说说，它会不会让金老板家的狗咬死了？”梅香俯下身子，问余妈。

“嚯，那小狗才断奶两个月，黄黄不咬死人家算好啦。”

“它会不会掉进水塘里淹死呢？”梅香很固执。

“我的大小姐，猫狗九条命啊！”

梅香知道余妈开始生气了。余妈只要一生气，就不叫她“梅香”，改口叫“大小姐”，透着生分，冷淡。余妈一叫“大小姐”，梅香就马上服软，乖巧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余妈，我下来呀！”梅香高声宣布。

她探出身，把盛着鱼汤拌饭的碗送出去，推到太阳晒不着的檐角下。角落里还有一只空着的碗，是她昨天送饭用的，她伸手够过来，准备带下去洗一洗，明天再用。其实不洗也没事，黄黄已经把碗底碗沿舔得干干净净。

“踩稳了呀！当心啊！”余妈仰着脸，张开两只手，夸

张地往上接着，生怕梅香一脚踩空，倒栽葱地摔下地。

梅香屁股朝外，脸朝里，倒退着下了一级木梯，忽然停住不动了。隔着墙头，她发现邻家的院落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是一个精瘦俊俏的女孩子，黑鞋，蓝裤，紫花的小衫儿，乌油油的辫梢上绑了一段醒目的红头绳。她一只手搀着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儿，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空水桶，穿过院落，走向屋檐下的大水缸，去打水。男孩子在她身边不老实，一扬手抓住她的辫梢，使劲地扯，还挣脱她的手，要拉着辫梢跑。女孩子疼得侧过身，弯下腰，想喊，又不敢喊，小声地哀求男孩儿快松手。

“跑！跑！”男孩儿笑嘻嘻地挥动着抓在手里的辫子，把它当成牵牲口的缰绳，又笑又叫。

“放手啊，疼啊。”女孩子歪着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小男孩满院跑。

“我打你！跑！快！”男孩儿笑得咯咯儿的，有点儿像喉咙里呛着一口水。

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陀螺一样在院子里转。

“啪”的一下子，男孩儿被自己的夹袍下摆绊着了，

松开手里的辫梢，两手往前张，跌了个小狗吃屎的架势。

跌疼没跌疼，梅香在墙头上看不出来，反正男孩儿嘴一咧，哭声炸雷一般地扬起，两手两脚像乌龟蹬水一样地舞动，半是惊吓半是耍赖。

女孩子就吓着了，手里还拎着水桶，不知所措地望着赖地不起的男孩儿，一时间好像没了主张，不知道应该去拉他好，还是应该先哄着他不哭好。她进退不得，左右为难，一张俊俏的瓜子脸憋成了一颗红果子。

这时出来一个高个儿水蛇腰的女人，肘弯里夹一件正缝着的水绿色绸衫子，将捏在手里的缝针恶狠狠地朝着女孩儿戳过去：“死丫头，你个木头桩子呀你？看见福儿跌跟头都不晓得过去扶？我花钱是买个人哎，不是买块木头哎！”

墙头下的这个院落属于梅香家的产业，眼下是裁缝家租住着。裁缝还年轻，却驼起了一个锅底样的背，后看侧看都像个小老头。因为终年到头守着案板做生活的缘故，脸色煞白煞白的，眉眼显得阴沉，薄薄的眼皮总是耷拉着盖住半个眼仁，难得撩起来看人一回，活像上门来的主顾们都欠着他的工钱。照理说这样的死人面孔不招人喜欢，可是裁缝的生意来得个兴旺，原因是他的手艺实在好，活

儿做得细不说，他脑子还活泛，上海那边出了什么新衣服样子，比如什么圆角领啊，泡泡袖啊，双开襟啊，珠花滚边啊，只要有人穿过来，他一搭眼就能够仿得出，仿出来还分分毫毫不走样，肩是肩袖是袖的。青阳城里赶时髦的小姐太太们，川流不息地往他门上走，送料，试样，取货，多高的工钱都肯出。

裁缝家的日子就过得挺滋润。

裁缝娘子虽说个儿不高，腰背倒是笔挺，长一张瘦马脸，鼓鼓的金鱼眼泡，鼻头往上缩，露着几根不雅观的黑鼻毛。她喜欢用桂花油把头发梳得溜光水滑，发髻上一年四季别一朵红绒花。那朵绒花用得很久了，绒毛都发了黄，还掉得稀稀落落，细钢丝支棱着，真难看！还有，她总在衣襟边掖着一块绸手绢，见人先把手绢抽出来，掩一掩嘴角，而后找一个话头开说，说完了再拿手绢掩一下嘴，掖回去。余妈评价道，薄嘴皮子的人就是会说话，裁缝娘子那张嘴，死人能让她说活了，手绢是擦她的唾沫星子呢。也因此，裁缝家里里外外的事情娘子做主，接什么活儿，收多少钱，都由娘子说了算。

胖墩墩的男孩儿是裁缝娘子的宝，名字叫福儿，五岁吧，闹腾得很。有一回看见黄黄躺在巷子里晒太阳，拿块

砖头把黄黄的腿砸了。余妈抱着哀叫不止的猫咪上门问罪，裁缝娘子死活不承认是儿子惹的祸，余妈气得差点儿跟对方打一架。

娘知道了这件事，怪余妈：“你就不该去。处着邻居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余妈气哼哼地：“那小东西再不管教，长大了是个当土匪的种！”

娘扑哧一笑：“你是多余操心了。”

余妈想想，也笑起来：“就是，我就是吃多了萝卜干，闲（咸）的！”

余妈从此再不进裁缝家的门。偶尔有晾晒的布片被风刮到邻家院子里，她宁可不要了也不肯上门讨。可是余妈这个人也很神，她烦着人家却又格外关注着人家，裁缝家每天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哪位主顾上了门，哪位太太的衣服上错了领子，赔了多少钱，余妈全知道。她那双眼睛好像会拐弯，能越过墙头看清邻家的一举一动。

梅香一步一步地从梯子上退下来，被余妈叉住胳肢窝一把接过，揽在怀里，拍打屁股上膝盖上的灰尘。

“姑娘家家，怎么就没个姑娘样儿啊？让你娘见了这身脏，嫌死你！”

“那个小姐姐是谁?”

“哪个小姐姐?”余妈直起腰，回头往身后看。

“隔壁家新来的呀，辫子上扎红头绳的。”

余妈撇撇嘴：“你说秀秀啊。裁缝家新买的养媳妇儿。”

“什么叫养媳妇儿?”梅香歪头盯着余妈。

“就是买来养着，将来留给福儿做媳妇的。”

“做媳妇为什么要先养着?”

“啊呀，你问得烦不烦?打小买回来，合算啊，小时候当丫头使，大了顶媳妇用。”

“顶媳妇怎么用?”

余妈笑得头发髻儿都要散了：“这话，该问你娘去。哎哟喂，小孩子话，笑死个人了!”

梅香不高兴，不喜欢余妈为一句话笑成这样。“福儿才五岁。”梅香一边指出这个事实，一边在心里默算到这个男孩子娶媳妇还得多少年。

“五岁时买的媳妇才叫童养媳，要是他现在十五岁，娶个姑娘就正儿八经叫新娘子了。”

余妈撩衣襟擦掉笑出来的眼泪，把世事人情说给梅香听。

梅香的眼前晃动着秀秀瘦弱的身影，还有她被福儿揪住辫梢，满院子团团乱转，口中苦苦求饶的模样。梅香心里想，她的爹娘多狠心啊，这么小的女孩儿，怎么就舍得把她卖给别人家做童养媳呢？